十誦律/卷第 20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十誦律

◀上一卷

卷第二十

下一卷▶

十誦律卷第二十(第三誦之七)

後秦北印度三藏弗若多羅譯

眾學法之餘

◎佛在舍衛國。爾時波斯匿王，立如是法：「若佛在祇洹，我當日日往。」時王聞佛在祇洹，即勅御者嚴駕。御者受教，嚴駕已辦白言：「大王！嚴駕已竟，王自知時。」王即乘乘出城向祇洹。王在乘上，六群比丘為王說法言：「大王！色無常、受想行識無常。」是中有比丘少欲知足行頭陀，見是事心不喜，種種因緣呵責：「云何名比丘，人在乘上，步為說法。」諸比丘以是事向佛廣說。佛語諸比丘：「人無病乘乘，不應為說法，應當學。」若不病乘乘為說法，突吉羅。為病人說法，不犯。(八十五)

又時王在前行，六群比丘隨後行，為說法言：「大王！色無常、受想行識無常。」佛語諸比丘：「人不病在前行，不隨後為說法，應當學。」若為不病在前行人說法，突吉羅。為病人說法，不犯。(八十六)

又時王在道中行，六群比丘在道外，為王說法言：「大王！色無常、受想行識無常。」

佛語諸比丘：「若人不病在道中行，比丘在道外行，不應為說法，應當學。」若自在道外為道中行不病人說法，突吉羅。為病人說法，不犯。(八十七)

諸王行法，持床榻自隨，王在高床上坐，六群比丘立為說法：「大王！色受想行識無常。」佛語諸比丘：「從今無病人坐、比丘立，不為說法，應當學。」若自立為坐不病人說法，突吉羅。為病人說法，不犯。(八十八)

王於六群比丘，無大恭敬心。六群比丘或得卑小坐處，王自坐高處，六群比丘在卑下處，為王說法言：「大王！色受想行識無常。」佛語諸比丘：「人無病在高處，自在下處，不為說法，應當學。」若自在下處，為高處不病人說法，突吉羅。為病人說法，不犯。(八十九)

有時王身大坐久便臥，六群比丘坐，為說法言：「大王！色受想行識無常。」佛語諸比丘：「人無病臥、比丘坐，不為說法，應當學。」若自坐為臥不病人說法，突吉羅。為病人說法，不犯。(九十)

有時王覆頭，六群比丘，為王說法言：「大王！色受想行識無常。」佛語諸比丘：「不為覆頭人說法，除病，應當學。」若為覆頭不病人說法，突吉羅。為病人說法，不犯。(九十一)

有時王裹頭，六群比丘為說法言：「大王！色受想行識無常。」佛語諸比丘：「不為裹頭人說法，除病，應當學。」若為不病裹頭人說法，突吉羅。為病人說法，不犯。(九十二)

有時王肘隱人肩，六群比丘為說法言：「大王！色受想行識無常。」佛語諸比丘：「不應為肘隱人肩者說法，除病，應當學。」若為肘隱人肩不病人說法，突吉羅。為病人說，不犯。(九十三)

有時王叉腰，六群比丘為說法言：「大王！色受想行識無常。」佛語諸比丘：「不為叉腰人說法，除病，應當學。」若為不病叉腰人說法，突吉羅。為病人說法，不犯。(九十四)

有時王左右抄衣，六群比丘為說法言：「大王！色受想行識無常。」佛語諸比丘：「不

為左右抄衣人說法，除病，應當學。」若為左右抄衣不病者說法，突吉羅。為病人說法，不犯。(九十五)

有時王偏抄衣，六群比丘為說法言：「大王！色受想行識無常。」佛語諸比丘：「不為偏抄衣人說法，除病，應當學。」若遍抄衣不病為說法，突吉羅。為病者說法，不犯。(九十六)

有時王以衣覆右肩、全舉左肩上，六群比丘為王說法言：「大王！色受想行識無常。」佛語諸比丘：「不為以衣覆右肩、全舉左肩上人說法，除病，應當學。」若為以衣覆右肩、全舉左肩上不病人說法，突吉羅。為病人說法，不犯。(九十七)

有時王著革屣，六群比丘為說法言：「大王！色受想行識無常。」佛語諸比丘：「不為著革屣人說法，除病，應當學。」若為著革屣不病人說法，突吉羅。為病者說法，不犯。(九十八)

有時王著屐，六群比丘為王說法言：「大王！色受想行識無常。」佛語諸比丘：「不為著屐人說法，除病，應當學。」若為著屐不病人說法，突吉羅。為病人說法，不犯。(九十九)

有時佛與無量百千萬眾恭敬圍繞說法。波斯匿王眷屬有捉杖者、捉蓋者、捉刀者、捉盾者、捉弓箭者，六群比丘別為說法。是眾中有堪得道者，以眾作二段故，心散亂不得道。諸佛常法，不一心眾生不為說法，佛即為王種種說法示教利喜，示教利喜已默然。王知佛種種說法示教利喜已，從坐起頭面禮佛足右繞而去。王去未久，佛以是事集比丘僧，以種種因緣呵責六群比丘：「云何名比丘，為捉杖不病人說法？若捉蓋、捉大刀、小刀、盾、弓箭，種種器仗人說法。」種種訶已，語諸比丘：「不為捉杖人說法，除病，應當學。」若為捉杖不病人說法，突吉羅。為病者說法，不犯。(一百)

不為捉蓋人說法，除病，應當學。若為捉蓋不病人說法，突吉羅。為病人說法，不犯。(一百一)

不為捉刀人說法，除病，應當學。若為捉刀人說法，突吉羅。不為捉刀人說法，不犯。(一百二)

不為捉盾捉弓箭人說法，除病，應當學。若為捉盾弓箭人說法，突吉羅。不為捉盾弓箭人說法，不犯。(一百三)

佛在王舍城，爾時六群比丘，往語守菜園人言：「汝與我等菜。」問言：「與價不？」答言：「我乞，無價。」守菜人言：「索菜空與者，我等云何得活？」六群比丘言：「不與我耶？」答言：「不與。」六群比丘餘時，大小便洟唾菜上，臭爛死壞。守菜人言：「誰之所作？」六群比丘往語守菜人言：「汝知誰污汝菜？」答言：「不知。」六群比丘言：「我等所作，隨汝索菜不與，我等故作如是事。」六群比丘勇健多力，不大畏罪，守菜人不能奈何。諸居士訶責言：「沙門釋子自言：『善好有德。』菜上大小便洟唾，如王、如大臣。」佛聞是事語諸比丘：「不得菜上大小便洟唾，除病，應當學。」若不病大小便洟唾菜上，突吉羅。若病，不犯。(一百四)

佛在王舍城。爾時六群比丘，往語浣衣人言：「與我浣衣。」問言：「與價不？」答言：「無價。」浣衣人言：「有浣衣不與價者，我等空浣衣，云何得活？」六群比丘言：「不與我浣耶？」答言：「不與汝浣。」六群比丘到淨水中浣衣處，大小便洟唾。諸浣衣人以先心謂水清淨，浸衣著中即臭失色。浣衣人念：「誰作是事？」六群比丘餘時往問：「汝等知不？誰污是水？」答言：「不知。」六群比丘言：「我等所作，以汝不與我浣衣故作是事。」六群比丘勇健多力，不大畏罪，諸浣衣人不能奈何。諸居士訶責言：「諸沙門釋子自言：『善好有德。』淨用水中大小便洟唾。」是中有比丘少欲知足行頭陀，聞是事心不喜，向佛廣說。佛以是事集比丘僧，種種因緣訶責六群比丘：「云何名比丘，淨用水中大小便涕唾？」佛但訶責而未結戒。

又佛在舍衛國。爾時舍衛城中有一大池，名須摩那，多人所用。六群比丘共相謂言：「可往須摩那池上看。」皆言：「隨意。」即共往池上看。便大小便洟唾池中。諸居士訶責言：「是沙門釋子不善，更無大小便處耶？乃到是淨用水中大小便洟唾。」是中有比丘少欲知足行頭陀，聞是事心不喜，向佛廣說。佛以是事集比丘僧，種種因緣訶責言：「云何名比丘，淨用水中大小便洟唾？」佛種種因緣訶已，語諸比丘：「不應淨用水中大小便洟唾，除病，應當學。」若不病，淨用水中大小便洟唾，突吉羅。病者，不犯。(一百五)

佛在舍衛國，爾時六群比丘立大小便。佛聞是事語諸比丘：「不得立大小便，除病，應當學。」若不病立大小便，突吉羅。若病，不犯。(一百六)

佛在舍衛國。有一居士，請佛及僧明日食，佛默然受。居士知佛受已，從坐起頭面禮佛足右繞而去，還自舍通夜辦種種多美飲食。早起敷座處已，遣使白佛：「時到！食具已辦，佛自知時。」六群比丘與十七群比丘常共相違鬪諍。時十七群比丘次守僧坊，六群比丘次與迎食。六群比丘共相謂言：「我等今日故斷十七群比丘食。」有言：「云何斷？」答言：「但來當知。」六群比丘到十七群比丘所，索鉢言：「與汝迎食分。」即隨佛及僧至所請家，六群比丘先食已，迎十七群比丘食分便出。出已便作餘事，經過餘處諸知識家，見已出城、或坐樹下、或在岸上、井上、池上多人眾處住。時十七群比丘年少飢急，共相謂言：「食何故遲？」又相謂言：「上祇洹門外大樹上，遙看見不？」時有一比丘，上樹看見言：「在某樹下井上岸下多人眾中住。」至日垂中，額上流汗方來喚言：「汝取食分。」問言：「何故遲耶？」答言：「我等得食便出。」問言：「汝等不在某樹下岸下多人眾中住耶？而言：『得食便出。』」六群比丘言：「誰道耶？」十七群比丘言：「我上樹上見。」是中有比丘少欲知足行頭陀，聞是事心不喜，訶責言：「云何名比丘，佛未聽上樹而上？」種種因緣訶已，向佛廣說。佛知故問十七群比丘：「汝實作是事不？」答言：「實作。世尊！」佛種種因緣訶責十七群比丘：「云何名比丘，我未聽上樹而上？」種種因緣訶已，語諸比丘：「樹過人不應上，除急因緣，應當學。」若比丘上過人樹。無急因緣，突吉羅。若急因緣，不犯。(一百七眾學法竟)

◎

◎七滅諍法初

佛在王舍城。爾時六群比丘勸檀越作浴，已辦浴具。有客比丘，冥來脫衣著諸衣上入浴室洗，有因緣故衣服雜錯。客比丘洗已出，於本處取衣，出外看是他衣，作是念：「此衣當還本處，更覓我衣。」還入衣處，六群比丘常與善好比丘相違，見客比丘入已，語客比丘言：「汝已出，何故來還？」答言：「我後來，脫衣著諸衣上，入浴室洗，有因緣故衣服雜錯。先洗浴已出取衣，出外看非我衣，作是念：『此衣當還本處，更覓我衣。』是故來還。」六群比丘言：「不如汝言，汝以偷心取，取已心悔，欲著本處，汝見罪不？」答言：「不見。」六群比丘共相謂言：「此云何直爾不自言罪，當與作不見擯。」六群比丘即為作不見擯，擯是客比丘。客比丘作是念：「六群比丘為我作不見擯，無因緣本末，我不自言罪，我今何不往舍衛國詣佛所？」是比丘於王舍城隨意住已，持衣鉢遊行向舍衛國詣佛所。諸佛常法有客比丘來，以如是語勞問：「忍不？足不？乞食不乏、道路不疲耶？」爾時佛問客比丘：「忍不？足不？乞食不難、道路不疲耶？」客比丘言：「忍足、乞食不難、道路不疲。」即以上事向佛廣說。佛知故問是比丘：「六群比丘何故與汝作不見擯？」比丘白佛言：「世尊！無因緣本末，我不自言罪，強為我作不見擯。

」佛言：「若六群比丘，無因緣本末，汝不自言罪，強為汝作不見擯者。汝莫愁憂，我當與汝作法伴佐助汝。」佛言：「從今聽自言滅諍法，用是自言滅諍，眾僧中種種事起應滅。自言滅諍，有十種非法、十種如法。十種非法者，若比丘犯波羅夷罪，自言：『不犯。』眾僧問言：『汝自說犯不？』自言：『不犯。』是名非法。又比丘犯僧伽婆尸沙、波逸提、波羅提提舍尼、突吉羅，自言：『不犯。』眾僧問言：『汝自說犯不？』自言：『不犯。』是名非法。又比丘不犯波羅夷，自言：『我犯。』眾僧問言：『汝自說犯波羅夷不？』自言：『我犯波羅夷。』是名非法。又比丘不犯僧伽婆尸沙、波逸提、波羅提提舍尼、突吉羅，自言：『我犯。』眾僧問言：『汝自說犯不？』自言：『我犯。』是名十非法。十種如法者，有比丘犯波羅夷，自言：『我犯波羅夷。』眾僧問言：『汝自說犯不？』自言：『我犯。』是名如法。又比丘犯僧伽婆尸沙、波逸提、波羅提提舍尼、突吉羅，自言：『我犯。』眾僧問言：『汝自說犯不？』自言：『我犯。』是名如法。又比丘不犯波羅夷，自言：『不犯波羅夷。』眾僧問言：『汝自說犯不？』自言：『不犯。』是名如法。又比丘不犯僧伽婆尸沙、波逸提、波羅提提舍尼、突吉羅。自言：『不犯。』眾僧問言：『汝自說犯不？』自言：『不犯。』是名十如法自言。」(一法)

爾時六群比丘聞是事：「我等王舍城中，作不見擯比丘，到舍衛國，諸比丘共事共住，我等當往舍衛國。」六群比丘隨意住王舍城已，持衣鉢往舍衛國詣佛所。爾時多有比丘祇洹門間空地經行，六群比丘見已問言：「我等王舍城與不見擯比丘，來到舍衛國，汝諸比丘共事共住耶？」諸比丘答言：「佛以自言滅諍滅是事。」六群比丘言：「此事不滅、惡滅，我等不現前故。」爾時六群比丘、佛聽自言滅諍法，違逆不受，謗佛知見事。是中有比丘少欲知足行頭陀，聞是事心不喜，作是言：「云何名比丘，世尊聽自言滅諍法，違逆不受，謗佛知見事？」種種因緣訶已，向佛廣說。佛以是事集比丘僧，種種因緣訶責六群比丘：「云何名比丘，我聽自言滅諍法，違逆不受，謗如來知見事？」種種因緣訶已，語諸比丘：「從今聽現前滅諍法，用是現前滅諍，僧中種種事起應滅現前滅諍。有二種非法、二種如法。二種非法者，有非法僧，約勅非法僧令折伏，與現前滅諍。又非法僧，約勅非法三人令折伏，與現前滅諍。又不如法僧，約勅不如法二人、一人令折伏，與現前滅諍。又不如法三人，約勅不如法三人，令折伏與現前比尼。又不如法三人，約勅不如法二人、一人、僧，令折伏與現前比尼。又不如法二人，約勅不如法二人、一人、僧、三人，令折伏與現前比尼。又不如法一人，約勅不如法一人、僧、三人、二人，令折伏與現前比尼，是名一非法現前比尼法。又不如法僧，約勅如法僧，令折伏與現前比尼。又不如法僧，約勅如法三人、二人、一人，令折伏與現前比尼。又不如法三人，約勅如法三人、二人、一人、僧，令折伏與現前比尼。又不如法二人，約勅如法二人、一人、僧、三人，令折伏與現前比尼。又不如法一人，約勅如法一人、僧、三人、

二人，令折伏與現前比尼。是名二非法現前比尼法。二種如法現前比尼者，有如法僧，約勅如法僧，令折伏與現前比尼。又如法僧，約勅如法三人、二人、一人，令折伏與現前比尼。又如法三人，約勅如法三人、二人、一人、僧，令折伏與現前比尼。又如法二人，約勅如法二人、一人、僧、三人，令折伏與現前比尼。又如法一人，約勅如法一人、僧、三人、二人，令折伏與現前比尼，是名一如法現前比尼法。又如法僧，約勅不如法僧，令折伏與現前比尼。又如法僧，約勅不如法三人、二人、一人，令折伏與現前比尼。又如法三人，約勅不如法三人、二人、一人、僧，令折伏與現前比尼。又如法二人，約勅不如法二人、一人、僧、三人，令折伏與現前比尼。又如法一人，約勅不如法一人、僧、三人、二人，令折伏與現前比尼。是名二種如法現前比尼。」(二法)

佛在王舍城。爾時長老陀驃力士子，為彌多羅比丘尼以無根波羅夷謗故，若僧、若三人、二人、一人，常說是事。爾時陀驃力士子，以是事語諸比丘：「彌多羅比丘尼以無根波羅夷謗我故，若僧、三人、二人、一人常說是事，我當云何？」諸比丘以是事白佛，佛以是事集比丘僧，佛知故問陀驃力士子：「汝實為彌多羅比丘尼以無根波羅夷謗故，若僧、三人、二人、一人常說是事。汝向諸比丘說：『我當云何？』汝實爾不？」答言：「實爾。世尊！」佛言：「從今聽憶念比尼法，用是憶念比尼法，僧中種種事起應滅。有三種非法憶念比尼、有三種如法憶念比尼。三種非法者，有比丘犯無殘罪，自言：『犯有殘罪。』是比丘從僧乞憶念比尼。若僧與是比丘憶念比尼，是名非法。何以故？是人應與滅擯故。又如施越比丘，狂癡心顛倒故，多作不清淨、非法、不隨順道、非沙門法。是人還得本心，先所作罪，若僧、三人、二人、一人，常說是事，是人從僧乞憶念比尼，若僧與是人憶念比尼，是名非法。何以故？是人應與不癡比尼故。又如訶多比丘，無慚無愧破戒，有見聞疑罪，是人自言：『我有是罪。』後言：『我無是罪。』是人從僧乞憶念比尼。若僧與是人憶念比尼，是名非法。何以故？是人應與實覓比尼故。是名三非法憶念比尼。三如法者，又比丘如陀驃比丘，為彌多羅比丘尼無根波羅夷謗故，若僧三人、二人、一人常說是事，是比丘從僧乞憶念比尼。若僧與是人憶念比尼，是名如法。何以故？是人應與憶念比尼故。又如一比丘犯罪，是罪已發露，如法悔過除滅，若僧、三人、二人、一人猶說是事，是比丘從僧乞憶念比尼。若僧與是人憶念比尼，是名如法。何以故？是人應與憶念比尼故。又如比丘未犯是罪，將必當犯，以是事故，若僧、三人、二人、一人，說犯是罪，是比丘從僧乞憶念比尼。若僧與是比丘憶念比尼，是名如法。何以故？是人應與憶念比尼故。是名三如法憶念比尼。」佛如是語已語諸比丘：「汝等與陀驃比丘憶念比尼。若更有如是人，亦應與憶念比尼。憶念比尼法者，是陀驃比丘，應從坐起偏袒右肩、脫革屣、胡跪合掌，言：『大德僧聽！我陀驃比丘，為彌多羅比丘尼以無根波羅夷法謗故，若僧、三人、二人、一人常說是事。我今從僧乞憶念比

尼，若僧、三人、二人、一人莫復更說是事。僧憐愍故，與我憶念比尼。』如是再三乞。爾時一比丘僧中唱言：『大德僧聽！是陀驃比丘，為彌多羅比丘尼以無根波羅夷法謗故，僧、三人、二人、一人常說是事。今陀驃比丘從僧乞憶念比尼，若僧、三人、二人、一人莫復更說是事。若僧時到僧忍聽，僧與陀驃比丘憶念比尼，若僧、三人、二人、一人莫復更說是事。是名白。』如是白四羯磨。『僧與陀驃憶念比尼竟，僧忍，默然故，是事如是持！』得憶念比尼比丘行法者，餘比丘不應出其過罪，不應令憶念、不應從乞聽，亦不應受餘比丘乞聽。若彼從乞聽，得突吉羅。若受他聽，亦得突吉羅。若彼不聽、若出過罪、若令憶念，得波逸提。」(三法)

佛在舍衛國。爾時有比丘，名施越，癡狂心顛倒故，多作不清淨、非法、不隨順道、非沙門法。是人還得本心，先所作罪，若僧、三人、二人、一人常說是事。施越語諸比丘：「我本狂癡心顛倒故，多作不清淨、非法、不隨順道、非沙門法。我今還得本心，若僧、三人、二人、一人常說我本所作罪，我今當云何？」諸比丘以是事向佛廣說。佛知而故問施越：「汝實狂癡心顛倒故，多作不清淨、非法、不隨順道、非沙門法。汝還得本心，若僧、三人、二人、一人說汝本所作罪。汝向諸比丘說：『我當云何？』汝實爾不？」答言：「實爾。世尊！」佛言：「從今聽不癡比尼，用是不癡比尼，僧中有種種事起應滅。不癡比尼，有四種非法、四種如法。四種非法者，有比丘不癡狂顛倒，現癡狂相貌，諸比丘僧中問：『汝狂癡時所作，今憶念不？』答言：『長老！我憶念癡故作、他人教我使作、憶夢中作、憶裸形東西走立大小便。』是人從僧乞不癡比尼，若僧與是人不癡比尼，是名四非法。四如法者，有比丘實狂癡心顛倒，現狂癡相貌，諸比丘問：『汝憶念狂癡時所作不？』答言：『不憶念他所教我作、不憶夢中所作、不憶裸形東西走立大小便。』是人從僧乞不癡比尼，若僧與是人不癡比尼，是名四如法不癡比尼。」佛言：「從今聽不癡比尼，用是不癡比尼，僧中種種事起應滅。」爾時佛語諸比丘：「汝等與施越比丘不癡比尼。若更有如是人，僧亦應與不癡比尼。與法者，是施越比丘，應從坐起偏袒右肩、脫革屣、胡跪合掌，言：『大德僧聽！我施越比丘，本狂癡心顛倒，多作不清淨、非法、不隨順道、非沙門法。我今還得本心，若僧、三人、二人、一人說我先所作罪。我今從僧乞不癡比尼，若僧、三人、二人、一人莫復更說是事。僧憐愍故，與我不癡比尼。』如是再三乞。爾時一比丘，僧中唱：『大德僧聽！是施越比丘，本狂癡心顛倒，多作不清淨、非法、不隨順道、非沙門法。今得本心，若僧、三人、二人、一人說先所作罪。今施越比丘從僧乞不癡比尼，若僧、三人、二人、一人莫復更說是事。若僧時到僧忍聽，與施越比丘不癡比尼，若僧、三人、二人、一人莫復更說是事。白如是。』如是白四羯磨。『僧與施越比丘不癡比尼竟，僧忍，默然故，是事如是持！』得不癡比尼行法者，餘比丘不應出其過罪，不應令憶念、不應從乞聽、亦不應受他比丘乞

聽。若從彼乞聽，得突吉羅。若受他乞聽，亦得突吉羅。若彼不聽，便出過罪，若令憶念，得波逸提。」(四法)

佛在迦維羅衛國。爾時有比丘，名訶哆，無慚無愧惡欲，有見聞疑罪，是比丘先自言：「作。」後言：「不作。」諸比丘以是事向佛廣說。佛以是事集比丘僧，語諸比丘：「從今聽實覓滅諍，用是實覓比尼，僧中種種事起應滅。實覓比尼，有五種非法、五種如法。五非法者，有比丘犯波羅夷罪，先言：『不犯。』後言：『犯。』若僧與是人實覓比尼，是名非法。何以故？是人應與滅擯故。有比丘犯僧伽婆尸沙、波逸提、波羅提提舍尼、突吉羅。先言：『不犯。』後言：『犯。』若僧與是人實覓比尼，是名非法。何以故？是人隨所犯應治故。五如法者，有比丘犯波羅夷，先言：『犯。』後言：『不犯。』若僧與是比丘實覓比尼，是名如法。何以故？是人應與實覓比尼故。若比丘犯僧伽婆尸沙、波逸提、波羅提提舍尼、突吉羅，先言：『犯。』後言：『不犯。』若僧與是比丘實覓比尼，是名如法。何以故？是人應與實覓比尼故。」佛語諸比丘：「汝等與訶哆比丘實覓比尼。若更有如是比丘者，僧亦應與實覓比尼。與法者，一心和合僧，一比丘僧中唱言：『大德僧聽！是呵哆比丘無慚無愧惡欲，有見聞疑罪。先自言：「犯。」後言：「不犯。」以是故，僧與實覓比尼。若僧時到僧忍聽，與訶哆比丘實覓比尼。白如是。』如是白四羯磨。『僧與訶哆比丘實覓比尼法竟，僧忍，默然故，是事如是持！』得實覓比尼行法者，是比丘不應與他受大戒，不得受他依止，不應畜沙彌，不應受教誡比丘尼法。若僧羯磨教誡比丘尼，不應教他。僧所與作實覓比尼罪，更不應犯。若似是罪及過是罪，亦不應作。不應訶僧羯磨，亦不應訶作羯磨人。不應舉清淨比丘，不應令他憶念，不應相言，不應從他乞聽欲出他罪，亦不應受他乞聽，不應遮說戒，不應遮受戒，不應遮自恣，不應出清淨比丘過罪，恒自謙卑，應調伏心行，隨順比丘僧意。若不如是行法者，盡形不得離是羯磨。」(五法)

佛在俱舍彌國。爾時俱舍彌諸比丘，喜鬪諍相言多少事起，作是念：「若長老舍利弗作斷事主者，我等當得決了。」諸比丘以是事向佛廣說。佛知故問阿難：「有闥賴吒比丘，能受作斷事主不？」阿難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有能受作斷事主。」佛即以是事集比丘僧，語諸比丘：「從今聽闥賴吒比丘作斷事主，受是斷事法，如法、如比尼、如佛教，現前除滅。闥賴吒有三種：有身善口不善、有口善身不善、有身善口善。身善口不善者，是闥賴吒，自不往到舉事者、有事者所，不自作是言：『從是事若好、若不好，應爾起、不應爾起。若汝勝彼負、彼勝汝負。』是人雖不自去語，便遣使往作是言：『汝從是事，若好、若不好，應爾起、不應爾起，若汝勝彼負、彼勝汝負。』是名身善口不善。口善身不善者，自身往到舉事者、有事者所已，不作是言：『從是事若好、若不好，應爾起、

不應爾起，若汝勝彼負、彼勝汝負。』不遣使到舉事者、有事者所作是言：『從是事若好、若不好，應爾起、不應爾起，若汝勝彼負、彼勝汝負。』是名口善身不善。口善身善者，不自往到舉事者、有事者所，不作是言：『從是事若好、若不好，應爾起、不應爾起，若汝勝彼負、彼勝汝負。』又不遣使往到舉事者、有事者所作是言：『從是事若好、若不好，應爾起、不應爾起，若汝勝彼負、彼勝汝負。』是名身善口善。從今作闥賴吒者應如是學，不應與舉事者、有事者同一道行，亦不得別與一人同一道行，不應共期。若先有少多因緣與期，應滅是期。期者，若中前若中後、若晝若夜、若阿練兒處、若近聚落僧坊。是闥賴吒應受是所斷事，如法、如比尼、如佛教，現前除滅。用一比尼所謂現前比尼。何等現前？現前有二種：人現前、比尼現前。人現前者，謂有隨助舉事人及有事人共集一處。比尼現前者，如法、如比尼、如佛教斷是事，是名比尼現前。若是闥賴吒不能如法、如比尼、如佛教斷是事者，應捨付僧。僧應受是事，如法、如比尼、如佛教斷是事。若僧能如法、如比尼、如佛教斷是事者，是名為斷用一比尼，所謂現前比尼。現前比尼者，僧現前、人現前、比尼現前。僧現前者，是中所有可中共作羯磨比丘，共同心和合一處，可受欲者持欲來，現前在比丘能遮者不遮，是名僧現前。人現前者，有隨助舉事人、有事人共集一處，是名人現前。比尼現前者，如法、如比尼、如佛教斷是事，是名比尼現前。若僧不能如法、如比尼、如佛教斷是事者，爾時應僧中舉烏迴鳩羅，應羯磨烏迴鳩羅令斷是事。羯磨法者，一心和合僧，一比丘僧中問言：『誰能作烏迴鳩羅，如法、如比尼、如佛教斷是事？』僧中若言：『我能。』若有五法，不應立作烏迴鳩羅。何等五？隨愛行、隨瞋行、隨怖行、隨癡行、不知斷不斷。成就五法，應立作烏迴鳩羅：不隨愛行、不隨瞋行、不隨怖行、不隨癡行、能知斷不斷。即時一比丘應僧中唱言：『大德僧聽！某甲、某甲比丘，能作烏迴鳩羅，如法、如比尼、如佛教斷隨僧中事。若僧時到僧忍聽，某甲、某甲比丘作烏迴鳩羅，能如法斷隨僧中事。是名白。』如是白二羯磨。『僧立某甲、某甲比丘作烏迴鳩羅斷隨僧中事竟，僧忍，默然故，是事如是持！』是烏迴鳩羅若是上座，諸下座比丘應與此人欲已遠去。若此烏迴鳩羅是下座，應從諸上座取欲已小遠去，當如法、如比尼、如佛教斷是事。若烏迴鳩羅能如法、如比尼、如佛教斷是事者，是名為斷用一比尼，所謂現前比尼。現前比尼者，僧現前、人現前、比尼現前。僧現前者如上說，人現前、比尼現前亦如上說。若烏迴鳩羅不能如法、如比尼、如佛教斷是事者，應更立烏迴鳩羅。立法者，一心和合僧，一比丘僧中問言：『誰能作烏迴鳩羅斷隨僧中事？』若言：『我能。』一比丘僧中唱言：『大德僧聽！某甲、某甲比丘，能作烏迴鳩羅，如法斷隨僧中事。若僧時到僧忍聽，某甲、某甲比丘作烏迴鳩羅，能如法斷隨僧中事。是名白。』如是白二羯磨。『僧立某甲、某甲比丘作烏迴鳩羅斷隨僧中事竟，僧忍，默然故，是事如是持！』是烏迴鳩羅若是上座，諸下座比丘應與欲已小遠去。若烏迴鳩羅是下座，應從諸上座取欲已小遠去，當如法、如比尼、

如佛教斷是事。若烏迴鳩羅能如法、如比尼、如佛教斷是事者，是名為斷用一比尼，謂現前比尼。現前比尼者，僧現前、人現前、比尼現前。僧現前者如上說，人現前、比尼現前亦如上說。若是烏迴鳩羅不能如法斷者，還付先烏迴鳩羅。先烏迴鳩羅應如法、如比尼、如佛教斷。若能如法斷是事者，是名為斷用一比尼，謂現前比尼。現前比尼者，僧現前、人現前、比尼現前。僧現前者如上說，人現前、比尼現前亦如上說。若是先烏迴鳩羅復不能如法、如比尼、如佛教斷是事者，應捨付僧。僧應受是事，如法、如比尼、如佛教斷。若僧取是事，能如法、如比尼、如佛教斷者，是名為斷用一比尼，謂現前比尼。現前比尼者，僧現前、人現前、比尼現前。僧現前如上說，人現前、比尼現前亦如上說。若僧不能如法、如比尼、如佛教斷是事者，僧應遣使往近處僧所作是言：『此事如是如是因緣起，闥賴吒不能斷，眾僧不能斷，先烏迴鳩羅不能斷，後烏迴鳩羅亦不能斷，還付先烏迴鳩羅。先烏迴鳩羅不能斷，還付眾僧。汝等大德！和合來，為斷是事故。』即時彼眾應和合，若僧先安居，應受七日去。若七日盡，應破安居去。為和合故，是近處僧應受是事，如法、如比尼、如佛教斷。若近處僧能如法、如比尼、如佛教斷是事者，是名為斷用一比尼，謂現前比尼。現前比尼者，僧現前、人現前、比尼現前。僧現前如上說，人現前、比尼現前亦如上說。若近處僧不能如法、如比尼、如佛教斷是事者，爾時應僧中羯磨烏迴鳩羅令斷。羯磨者，一心和合僧，一比丘僧中問言：『誰能作烏迴鳩羅，如法、如比尼、如佛教斷此隨僧中事？』是中若言：『我能。』若有五法，不應立作烏迴鳩羅。何等五？隨愛、隨瞋、隨怖、隨癡、不知斷不斷。若成就五法，應立作烏迴鳩羅：不隨愛、不隨瞋、不隨怖、不隨癡、知斷不斷。即時一比丘僧中唱言：『大德僧聽！某甲、某甲比丘，能作烏迴鳩羅，能如法斷隨僧中事。若僧時到僧忍聽，某甲、某甲比丘作烏迴鳩羅，如法斷隨僧中事。是名白。』如是白二羯磨。『僧立某甲、某甲比丘作烏迴鳩羅斷隨僧中事竟，僧忍，默然故，是事如是持！』是烏迴鳩羅若是上座，諸下座比丘應來與此比丘欲已遠去。若是下座，應從諸上座比丘取欲已小遠去。當如法、如比尼、如佛教斷是事。是烏迴鳩羅若能如法、如比尼、如佛教斷是事者，是名為斷用一比尼，謂現前比尼。現前比尼者，僧現前、人現前、比尼現前。僧現前者如上說，人現前、比尼現前亦如上說。若是烏迴鳩羅不能如法、如比尼、如佛教斷是事者，應更立烏迴鳩羅。立法者，一心和合僧，一比丘僧中問言：『誰能作烏迴鳩羅，如法斷隨僧中事？』若言：『我能。』一比丘僧中唱言：『大德僧聽！某甲、某甲比丘，能作烏迴鳩羅，如法斷隨僧中事。若僧時到僧忍聽，某甲、某甲比丘作烏迴鳩羅，斷隨僧中事。是名白。』如是白二羯磨。『立某甲、某甲比丘作烏迴鳩羅斷隨僧中事竟，僧忍，默然故，是事如是持！』是烏迴鳩羅若是上座，諸下座比丘應與欲已小遠去。若烏迴鳩羅是下座，應從諸上座取欲已小遠去。應如法、如比尼、如佛教斷是事。若烏迴鳩羅能如法、如比尼、如佛教斷是事者，是名為斷用一比尼，謂現前比尼。現前比尼者，僧現前、人現前、

比尼現前。僧現前如上說，人現前、比尼現前亦如上說。若是烏迴鳩羅不能如法、如比尼、如佛教斷是事者，應還付先烏迴鳩羅。先烏迴鳩羅應受是事，如法、如比尼、如佛教斷是事。是烏迴鳩羅若能如法、如比尼、如佛教斷是事者，是名為斷用一比尼，謂現前比尼。現前比尼者，僧現前、人現前、比尼現前。僧現前者如上說，人現前、比尼現前亦如上說。若是先烏迴鳩羅復不能如法、如比尼、如佛教斷者，應捨付僧。僧應受是事，如法、如比尼、如佛教斷。若僧受是事，能如法、如比尼、如佛教斷者，是名為斷用一比尼，謂現前比尼。現前比尼者，僧現前、人現前、比尼現前。僧現前如上說，人現前、比尼現前亦如上說。若是近處僧不能如法、如比尼、如佛教斷是事者，聞某住處僧，若有大眾好上座知波羅提木叉，是僧中多有比丘持修多羅者、持比尼者、持摩多羅伽者，是近處僧應以是事遣使至某住處。僧中應先立傳事人，若界外令滿僧數。立法者，一心和合僧應問言：『誰能作傳事人，從是處持是事至某處，若道中能斷者好。』是中若有人言：『我能。』若有五法不應立作傳事人：隨愛、隨瞋、隨怖、隨癡、不知滅不滅。若成就五法，應立作傳事人：不隨愛、不隨瞋、不隨怖、不隨癡、知滅不滅。爾時是傳事人，應持是事去。若道中能如法、如比尼、如佛教斷者，是名為斷用一比尼，謂現前比尼。現前比尼者，僧現前、人現前、比尼現前。僧現前如上說，人現前、比尼現前亦如上說。

「若傳事人不能道中如法、如比尼、如佛教斷者，應持至彼僧中。是僧中若有上座多知多識長老比丘，應語是人：『是事如是如是因緣起，闥賴吒不能斷、眾僧不能斷、先烏迴鳩羅不能斷、後烏迴鳩羅亦不能斷，還付先烏迴鳩羅。先烏迴鳩羅復不能斷，還付僧。僧復不能斷、近住處僧亦不能斷、近住處烏迴鳩羅不能斷、後烏迴鳩羅亦不能斷，還付先烏迴鳩羅。復不能斷、還近住處僧復不能斷、傳事人道中不能斷是事，來是間，汝長老能受是事斷不？』若言：『能斷。』應與作期。若不作期，不得：與汝期者，乃至九月。事有五種難斷：一者堅，二者強，三者佷戾，四者往來，五者疑畏。堅者，堅執其事。強者，舉事人有事人勇健強力。佷戾者，舉事人有事人惡性瞋恨。往來者，此事從一住處至一住處。疑畏者，諸比丘畏斷事時破一心和合僧作兩段故。先應立行籌人。如是應立，一心和合僧應問言：『誰能作行籌人？』是中有人言：『我能。』有五法，不應立作行籌人：隨愛、隨瞋、隨怖、隨癡、不知行籌不行籌。若成就五法，應立作行籌人：不隨愛、不隨瞋、不隨怖、不隨癡、知行籌不行籌。是中一比丘唱言：『大德僧聽！某甲比丘能作行籌人。若僧時到僧忍聽，某甲比丘為僧作行籌人。是名白。』如是白二羯磨。『僧與某甲比丘作行籌人竟，僧忍，默然故，是事如是持！』若比丘已作行籌人，隨僧多少應作二種籌：一分長、一分短，一分白、一分黑。說如法者為作長籌，說非法者為作短籌。說如法者為作白籌，說非法者為作黑籌。說如法籌以右手捉，說非法籌以

左手捉。說如法籌緩捉，說非法籌急捉。先行說如法籌，後行說非法籌。行籌人應作是言：『此是說如法者籌，此是說非法者籌。』若行籌竟，說如法者籌乃至多一，是事名斷用二比尼，謂現前比尼、多覓比尼。現前比尼者，是中若有隨助舉事人有事人，共和合一處現前，如法、如比尼、如佛教現前除斷，是名現前比尼。多覓比尼者，是中求覓往反問如法除斷，若說非法者籌乃至多一，是事亦名為斷用二比尼，現前比尼、多覓比尼。現前比尼者，是中若有隨助舉事人及有事人，共和合在一處現前，非法、非比尼、非佛教除斷。行籌人有四種：一者藏行籌，二者顛倒行籌，三者期行籌，四者一切行籌。藏行籌者，若有人闇中行籌、若壁障處行籌，是名覆藏行籌。顛倒行籌者，若比丘顛倒行籌，以說如法人籌與說非法人、以說非法人籌與說如法人，是名顛倒。期者，若諸比丘隨和上阿闍梨作期，隨同和上同阿闍梨、隨相識隨共語、隨善知識隨同心、隨國土、隨聚落、隨家，共作期：『我等取如是籌，汝等莫遠我邊，莫別莫異，莫不共語，共同事。』是名期。一切僧取籌者，爾時一切僧，應和合一處，不得取欲。何以故？或多比丘說非法故。是名一切僧取籌。若是眾僧大上座知波羅提木叉者，能斷是事者，即名為斷用一比尼，謂現前比尼。是中現前比尼者，僧現前、人現前、比尼現前。僧現前如上說，人現前、比尼現前亦如上說。若是大上座知波羅提木叉比丘僧不能斷是事者，應還付傳事人。傳事人應取是事，於道中能如法、如比尼、如佛教斷。若是傳事人於道中能如法、如比尼、如佛教斷是事者，是名為斷用一比尼，謂現前比尼。現前比尼者如上說。若是傳事人不能如法、如比尼、如佛教斷是事者，是比丘道中若聞彼處僧坊中，若有三比丘、若二若、一比丘，能持修多羅、持比尼、持摩多羅伽，四眾所恭敬尊重。是傳事人應到彼住處語彼一比丘言：『大德！是中事如是如是因緣起，闥賴吒不能斷、僧不能斷、先烏迴鳩羅不能斷、後烏迴鳩羅不能斷，還付先烏迴鳩羅復不能斷、還是僧復不能斷、近住處僧亦不能斷、先烏迴鳩羅不能斷、後烏迴鳩羅不能斷，還先烏迴鳩羅復不能斷，還近住處僧復不能斷、傳事人道中亦不能斷、大上座持律比丘僧不能斷、傳事人於道中不能斷，三比丘、二比丘不能斷。大德！取是事，如法、如比尼、如佛教斷是事。』是一比丘四眾所恭敬尊重讚歎者，應作是言：『不可二人相言俱得勝，是中必一勝一負。』若作如是語者，是名如法說。若不作如是語者，是名非法說。是諸相言比丘，若如法斷是事已，還更發起，犯波逸提。若但訶責言：『是斷不如法。』犯突吉羅。」(六法)

佛在俱舍彌國。爾時俱舍彌比丘喜鬪諍相言，諸比丘以是事向佛廣說。佛言：「從今聽布草比尼，用是布草比尼，僧中種種事起應滅。云何布草比尼？以是布草比尼法，滅僧中種種所起事。或有一住處，諸比丘憙鬪諍相言，是諸比丘應和合一處已，應作是念：『諸長老！我等大失非得、大衰非利、大惡不善。我等以信故，佛法中出家求道，然今憙鬪諍相言，若我等求是事根本者，僧中或有未起事便起，已起事不可滅。』作是念故

白眾僧。若僧時到僧忍聽，是事以布草比尼法滅，是名白。」即時是諸比丘應分作兩部，各在一處。是中若有事比丘，向上座大長老應作是言：「我等大失非得、大衰非利、大惡不善。我等以信故，佛法中出家求道，然今憙鬪諍相言，若我等求是事根本者，僧中或有未起事便起，已起事不可滅。今我等當自屈意，我等所作罪，除偷蘭遮罪、除白衣相應罪，是事我等向長老現前發露悔過不覆藏。」是中若無一比丘遮是事者，應到第二部眾所。是中若有長老上座，應語言：「我等大失非得、大衰非利、大惡不善。我等以信故，於佛法中出家求道，今憙鬪諍相言，若我等求是事根本者，僧中或有未起事便起，已起事不可滅。今我等當自屈意，我等所作罪，除偷蘭遮、除白衣相應罪，今自為及為彼故，當現前發露悔過不覆藏。」諸比丘言：「汝自見罪不？」答言：「見罪。」「如法悔過，莫復更起。」第二部眾亦如是說，是名如草布地比尼法。(七法第三誦竟)